

基地化生产——常山胡柚的故事(8)

◎ 两山

山上的胡柚果园,早就不是从前的样子。

老王站在常山的山坡上,望着眼前五百亩连片的胡柚林,一时间有些恍惚。二十多年前他刚承包这片荒山时,要亲手挖坑栽苗,浇水得一担担从山脚挑上来,打药背着几十斤重的药箱在陡坡上深一脚浅一脚走,忙活一整天腰累得直不起来,总念叨种胡柚是跟天、跟地、跟自己的老骨头赌。如今七十岁的他,早就不用再受这份累了。

山间小路上,单轨运输车“咔嗒咔嗒”稳稳往上爬,车厢里装满刚摘下的新鲜胡柚。这套去年装上的设备,轨道从山脚铺到山顶全长七八百米,果子摘下来往车厢一放,按个开关就能自动运下山,这份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便利,如今已是果园里最平常的日常。

这片果园如今是麦卡公司的标准化胡柚基地,五百亩土地来自周边四个行政村连片流转,村里的闲散劳力都能来基地务工增收。老王的儿子是基地技术员,儿媳在包装车间上班,老两口每年还能稳稳拿到一笔土地流转租金,一家人的日子围着胡柚转,也靠着胡柚安安稳稳落了地。

在常山,这样的标准化果园已经建起67个,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共富果园”。“两山合作社”搭台,专业经营主体运营,村集体和农户都能入股参与,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年底

经营收益拿分红,三重收益稳稳托住农户收入。首批30个“共富果园”覆盖全县1.5万亩胡柚林,截至2025年累计带动农户增收超4.5亿元,所有参与创建的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

从前种胡柚全是散户单干,品种杂、管理乱,果子大小不一品质不均,外地客商来收果总要挑拣压价,柚农们吃了不少闷亏却毫无办法。如今村里的胡柚园全部纳入“共富果园”统一管理,水肥一体化管道铺到每棵树下,浇水施肥在手机后台看得明明白白。去年村里第一次拿到基地经营分红,老陈在村民大会上念数字时,台下乡亲们鼓掌拍得手心通红。

数字化新风早已吹进胡柚山。果园里立着小巧的环境监测站,土壤湿度、温度、光照数据实时传回后台系统,地块缺肥、林带出现虫害前兆,系统都会提前预警。无人机绕果园飞一圈,按需精准施药补营养,精细得像给每棵树开了“营养小灶”。避雨栽培棚下的果树行间铺着反光膜,果子光照均匀透亮,糖分积累量比露天种植高出不少。

离县城不远的160亩常山胡柚原生境保护圃,四周拉着防护网,人员进出实名登记,51个不同株系的胡柚树整齐排列,每一株都挂着专属编号。这里每年能繁育13.2万株优质种苗,保障全县每年5000亩以上新种果园用苗,2025年

获评浙江省第二批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是常山胡柚的“基因宝库”。去年新品种“胡柚01-7”正式定植,它果皮薄、糖度高、耐贮藏,瞄准高端鲜果市场,头一批种苗刚出繁育中心就被抢订一空。

如今常山胡柚产业链早已不止卖鲜果。规模化基地提供的稳定原料,支撑起全县100万吨精深加工产能,一颗胡柚从头到脚被吃干榨尽,做成八大类产品。麦卡公司的胡柚一部分做精品鲜果销往全国,一部分送进加工厂做成柚子茶、胡柚果冻,通过电商卖到全国各地,全公司直接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超一万元。2026年上半年,常山“双柚”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达55亿元,全年预计突破100亿元。

老王摘下一个胡柚,在衣襟上擦了擦剥开,清甜果香漫开,酸甜汁水在嘴里炸开。他眯眼望向远处的屏山,想起二十多年前亲手栽下的第一棵胡柚苗,想起挑水上山磨破的肩膀,想起儿子小时候跟在身后捡落果的模样。如今儿子成了懂技术的基地技术员,孙子在城里读大学,学的刚好是农业经济。

这山上的胡柚果园,确实早就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可那股从常山泥土里长出来的、独属于胡柚的酸甜,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未完待续)

[诗词长廊]

常山书页

◎ 胡维卿

翻开一页
是中秋之后的月光
碎在常山江的波光里
我沿宋诗铺就的台阶而来
在中华诗词之县的扉页
签下自己的名字

翻开一页
是曾几笔下的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雨
至今
仍在北门古街的石板上洇开
一层层
平仄起伏的回声
杨万里摇橹的声音
从招贤渡口传来
一千首宋诗
静静流淌在江心

翻开一页
是砚瓦山上的巧石
宋徽宗曾把玩过的纹路
每一道
都是大地写了亿万年的书法
青石不语
却把诗教常山四个字
一笔一划
刻进每个踏访者的心里

翻开一页
正是胡柚金黄的秋天
农人在柚树下吟诗作画
贡面如银丝
牵起千年的炊烟
一缕面香
就是一行没有写完的诗
一座城
就是一本翻开的线装书

我站在“诵读中国”的舞台上
听见整座常山与我合诵
从宋诗之河到北门街区
从文昌阁到星空朗读的夜晚
每一个窗口
每一条街巷
书香扑面而来

当最后一个字落在掌声里
每一个人都会感到
来与不来
心跳就在这里
这座浸润了千年的诗城
早已把诵读者
写进
每一滴常山江水之中

而我
只是那个
在中秋之后
被书香
轻轻打开的一页



金桂飘香

记者 邹建辉 摄

秋游新昌元坳

◎ 赵木兰

车子是八点半离开家的。一路朝城东方向驶去。出了城,便是宽敞平坦的水泥公路了。

进入黄塘村,道路弯弯曲曲,车子盘旋而上。远远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山顶的别墅群,它们建在高高的山顶,俯瞰着白云缭绕的崇山峻岭。

元坳最值得观赏的,当然不是“别墅群”,而是“百草园”。1999年12月,浙江遂昌的中医师张总来到常山新昌乡,他独具慧眼,一眼看中了元坳,认定此山是座有“仙气”的宝山,于是出巨资租下这片山林,在此种植中草药,把元坳建成中医药康养基地,弘扬中华千年的中医药文化。

车继续前行,很快来到了“当归厅”。“当归厅”不大,建筑却别具风格:四根红柱子撑起了拱门,“当归厅”三个繁体大字赫然印在门匾上。走进厅里,只见一排排木柜子上,陈列了上百种中草

药标本,三七、牡丹、芍药……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从“当归厅”出来,朋友带我们四处游览。他说目前“百草园”还未完全成型,不如先去葡萄种植基地看看。于是我们跟着他往基地方向走去。

不远处立着两个大棚,搭在山坡下,旁边挨着一方人工湖。湖边的栏杆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图案,还一一注明了草药的名字。

种葡萄的大棚门很高,不用弯腰就可以进去。一进棚,两旁的葡萄架映入眼帘,架下挂满了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有青色的,也有紫色的。摘一颗放进嘴里,酸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散开,一下子就抓住了味蕾。朋友递过来几把剪刀,我们便开始剪葡萄,我刚剪下一串提在手上,忍不住喊出声:“好沉!”朋友回头朝我笑笑,又蹲下去接着剪。我望着他穿着沾了泥巴的工作服的背影,不由得

对这个在外乡创业的汉子心生敬意。

从大棚里出来,太阳光有点刺眼,天气也热了起来。我环顾四周,满山坡葱葱郁郁,各种各样的树木迎风摇曳。树林里最显眼的是几棵油茶树,茶籽已经采摘过,唯独一棵漏采的油茶子,在阳光底下一闪一闪地发亮,格外引人注目。

已近中午,我们该回去了。车在山道上渐行渐远,朋友的身影越来越小。我望着渐渐远去的他,心里无比感慨:他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外乡人,乘着改革的浪潮,抱着远大的理想,克服种种困难,在大山深处艰苦创业,把原先荒凉不起眼的元坳山,逐渐变成远近闻名的中医药康养基地,成了风景秀丽的旅游区。他们平凡,平凡得就像那颗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的油茶子;他们伟岸,就像满山满坡的油茶树,扎根山野,任凭狂风暴雨、严冬酷暑,顽强生长,最终硕果累累,香飘四方。